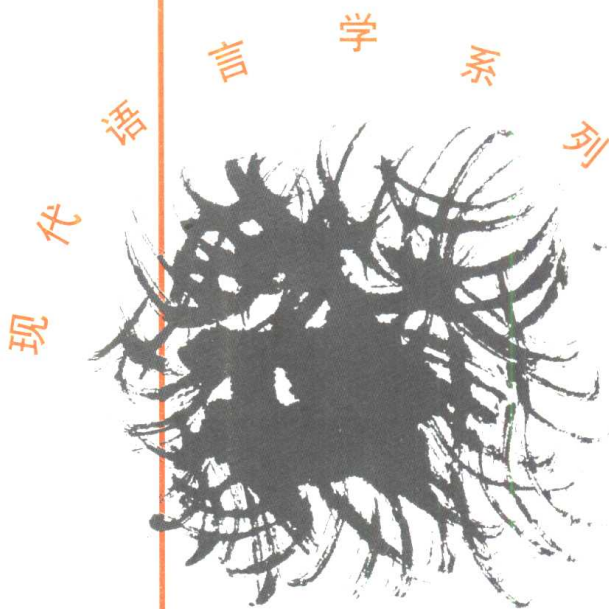


从新视角看汉字：俗文字学

陈五云 著



现代语言学系列 5 许威汉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新视角看汉字:俗文字学/陈五云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1

(现代语言学系列/许威汉主编)

ISBN 7-215-04000-3

I. 从… II. 陈… III. 汉字-异体字-研究 IV. H1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838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偃师市海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19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册

定价:9.00 元

《现代语言学系列》序

语言学是基础科学,又是领先科学。语言学的新发展,是时代的要求。

从历史上看,19世纪开始,就有三种因素对语言学的发展起作用:一是科学上的重要发现、发明以及各种学说、社会思潮对语言学产生影响;二是社会的需求推动语言学演进;三是语言学自身要求解决一系列内在问题。而三者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20世纪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应用范围大大超出单纯的数值运算;它与语言学结合,使语言学发生巨大变化,并相互作用,即计算机给语言学发展以影响,语言学对计算机的发展起作用。未来社会是信息社会,人机对话更将不断扩大语言交际职能。语言学的功用自必更为突出,语言学的发展自必更为未来社会所关注。

传统语言学的基础雄厚与否,对解决当前问题和迎接未来任务也举足轻重。随着近年文化和文化史研究热潮的掀起,出现了语言与文化相关性的理论,主张科学的语言学应向民族文化和民族语文传统认同并加以转化,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语言学正面临时代召唤。

任何学术不是从零开始的,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的统一。语言学没有例外,必将循途继轨,不断有所发明发现。况且作为一种学说,向来都有补正发展余地,语言学说借鉴外来新知,发扬优良传统,达到后出转精,正是学科发展所使然。

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研习语言热情日益高涨,为适应新形势,“现代语言学系列”的撰写是十分必要的。本系列书起点高,眼界宽,内容丰富而系统,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实用性、指导性和资料性特色,适用面广,语言文字工作者、语言文字爱好者,以及其他各有关学科研究者,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通读是书,当可深会而知之。

许威汉 写于上海师大

1990年12月

国家文科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点项目

目 录

《现代语言学系列》序	(1)
第一章 俗文字学的内容	(1)
第一节 辨识俗文字	(1)
第二节 寻找古今汉字演变的共同规律	(12)
第三节 认识俗文字与正字的辩证关系	(19)
第二章 俗文字学的研究方法	(28)
第一节 传统研究方法批判	(28)
第二节 各科研究方法的借鉴	(35)
第三章 俗文字学的材料	(59)
第一节 民俗调查	(59)
第二节 文献引征	(65)
第三节 字书辨识	(72)
第四节 行业术语	(78)
第四章 俗文字产生的规律	(85)
第一节 俗文字产生的途径	(86)
第二节 俗文字产生的原因	(95)
第五章 俗文字的历史	(102)

第一节	前文字时期·····	(103)
第二节	古汉字时期·····	(111)
第三节	从汉隶到印刷体·····	(119)
第四节	现代汉字阶段·····	(133)
第六章	俗文字的考释·····	(141)
第一节	对俗文字字形的考索·····	(142)
第二节	俗文字在使用中的扩散·····	(154)
第三节	对俗文字的阐释·····	(160)
	简短的结束语·····	(175)

第一章

俗文字学的内容

1·0 俗文字学的范围有广义、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俗文字学,其研究范围与文字学大致相当。所不同的是,文字学是从正字的角度出发,阐释现行汉字的历史演变过程,解决文字的创造与使用以及其内部结构的组合是否合乎规范的问题。俗文字学则从民间实际使用汉字的角度,观察汉字的演变过程,由此来解释汉字结构与汉字创造的模式,解释俗文字与正字的辩证关系,以及诠释俗文字。狭义的俗文字学,则仅仅指对俗文字材料的收集整理,考释和诠释。于是,我们可以知道,俗文字学有如下内容。

第一节 辨识俗文字

1·1·1 1987年秋,笔者走在广州的街上,当时正值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召开之际,羊城笼罩在一片热烈而清新的氛围中。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广州的所有公厕几乎都是新造起

来的,而且有着良好的管理。然而,也是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每间新的公厕外墙上都以水泥镌着“公厩”二字。后一字显然不经见,然而镌在这样的建筑物上,其读音和意义却是一目了然的。这个“厩”字,固然不用考证,因为出现的环境制约了它只能是这个意义和这个读音。然而,假使它出现在某人的文章手稿中,阅读者就不得不花费一点时间琢磨它了。类似的例子自然可以举出不少。1990年春,笔者到成都开会,下榻处不远有路牌写着“西安亓”,这个“亓”字,自然是“街”的简写了,我们曾经学习过《二简》方案,尽管这个方案被废除了,但它的影响却仍然不小,“亓”字就是一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俗文字都受《二简》的影响,情况似乎正相反,是《二简》受了俗文字的影响。一位当年的“知青”从安徽给家里写信,把“医生”写成“匚生”,“意见”写成“忝见”,这是远在《二简》公布之前的事。据说,当地人全这样写。上海滩上,有人将“漕溪公园”写成“洩汗公园”,前一个字不妨看成“草书楷化”,后一个字则是“新形声字”了。同样,上海常见“扶”字,用在“设摊”、“摊贩”等词儿里,“扶”是“摊”的俗写;人民路上一家餐厅,门口的市招用规规矩矩的仿宋体做着一个个大大的“厮”字。……这些字,都不规范,理应属于剔除之列。但假令它们出现在书信中,文稿中,甚至出现在出版物中,仍然有个需要辨识的过程,不认识它,就无法理解文章或是将它更正。为了后面这个积极的目的,我们还是不得不认真地注意一下这些不规范的字。

1·1·2 我们自然应该感谢我们的先辈,为我们留下了如

此丰富的文化遗产,但当我们正襟危坐地展读他们的作品时,使我们时时处处受到阻碍的,却是文字的障碍。这里的文字障碍有两层意思:一是语言的缘故,先秦两汉的作品离我们甚远,感到诘屈聱牙自然有其客观的原因;唐宋乃至清人文字的故作艰深,从语法到用词都紧紧踩着汉代人的踵迹萧规曹随,却实在令人生厌。二是文字形态变化,往往莫测所以;“寂寞”的“寂”远在唐代就已收入字书作为正字,但古书中常见“𦇧”字,可清代小学家们喜爱写作“𦇧”字(文字学家称为“寂本字”),异体尚有“𦇧、𦇧、𦇧”等。一个字有六七种写法,在古书中并不鲜见,各种字汇的编纂者们努力收集的,正是这样形形色色的异体字;于是,从《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总字数翻了两番,但人们真正应用时,仍常常感到字数不足,还免不了要生造新字。于是,民间仍然流传着各种字汇都未收入的“俗字”,恰如原野上的荒草,岁岁年年,总是在去冬死灭腐烂的野草的滋养下吐露出嫩黄葱绿的新芽。然而这种情况毕竟不能让人满意,作为大众的交流工具,文字总应该有一定的规范。

1.1.3 我们自然也感谢先辈艰苦卓绝的劳动,是他们的白发青灯,孜孜矻矻地编就了大量的字汇,使我们在排除文字障碍时得到了莫大的便利。尤其是印刷术的应用,使汉字在一定程度上向规范化靠拢。唐兰先生说:“我以为历代政府都愿意支持正楷,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印刷术的发明跟进步,也足以使正楷容易固定。”^① 汉字的总字数虽在不断增多,但

^① 《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 1949 年版第 122 页。

实际运用时，总是在六七千字左右，这六七千字字形的固定，就成了汉字正字的主流。从而使我们在阅读文献时，纵然遇到了个别俗体字，也能通过上下文得到理解（当然，真正要认识这些字，仍然要借助字汇和其他考证手段才行）。这样，辨识俗文字虽然不是我们应用语言文字时的主要对象和任务，却仍是一桩时常会遇上的麻烦事。

1·1·4·1 尤其是我们直接阅读古人的手稿或抄本，乃至阅读碑帖和墓铭。由于这些文献不像传世文献那么经过历代学者的整理和修饰，从而更接近于古人应用文字的实际情况，但也给我们的阅读带来更多的障碍。且看有名的柳公权《玄秘塔碑铭》：

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_·悉_·地，日持諸部十餘_·万_·遍，指淨土為息肩之地。

其中的“悉”字即“悉”，《康熙字典》未收，罗振铎罗振玉《增订碑别字》则收入了。而“万”字在六朝起就作为“萬”的简体出现了，柳公权用此二字入碑，正说明了唐代民间盛行这种写法，连裴休、柳公权这样的朝廷大臣也深受影响，不得不“从俗”。历代字书不收“悉”字，原因或许是字书编者都致力于经典古书上的用字，而少取碑碣僧道之文；而收入“万”字，则说明这个字早已摆脱了“俗”的阴影，挤进了文人学士的高文典册了。

1·1·4·2 非文人的俗字往往不收入字书，但它们却始终生生不息。假如没有敦煌经卷的发现，也许我们真的要以为古人的写字都是按照严格的规范了。尽管《颜氏家训》中曾努

力抨击过那种文字不规范的现象,但离开了实际的材料,在理颜之推的话时总有些隔靴搔痒。颜氏《杂艺篇》云:

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为憂,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歸,更生为蘇,先人为老,如此非一,徧满经传。

文中所谓“俗字”“伪字”,由于时势迁变,我们很难识得其真。但“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数语,“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的评论,正说明了南北朝时期,存在着无分南北,不论朝野上下,都竞相书写“俗字”的现象。随着政治的动荡,不同文化层次的统治者或上或下,把民间流行的俗体字带到了统治者的上层,于是就有了“朝野翕然”的文字大变革浪潮。“画虎不成,多所伤败”,正是流产的文字变革的后遗症。

1·1·4·3 敦煌歌辞的发现,为我们展现了唐代前后人们使用汉字的实际情况,这是“斯 1441”所录的《凤归云词》,全辞为:

征夫数载,寄寄他邦。衣便兼傭皂,累接星霜。月下
空聽砧杵,擬塞厲行。孤眠驚悵裏,往勞竟夢,夜殘曉。
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誰為傳書与,表妾衷腸。倚爐無言

盡血淚，禱祝三光。萬般無那處，一爐香盡，又更添香。^①
同一首曲子，“伯 2838”发表为：

调名下写“樹”，“数”写“數”，“萍寄”写“萍寄”，“换”
写“換”，“聽”写“聽”，“雁”写“鴈”，“裏”写“裏”，“夜夜飛”
写“夜飛”，“薄”写“薄”，“量”写“量”，“表”写“表”，“衷腸”
写“裏腸”，“暗”写“暗”，“香”写“香”。^②

此曲经任半塘先生校勘，考订其辞当作如此读：

征夫數載。萍寄他邦。去便無消息。累換星霜。月
下愁聽砧杵起。塞雁南行。孤眠鸞帳裏。枉勞魂夢。夜
夜飛鴈。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誰為傳書與。表妾衷
腸。倚牖無言垂血淚。暗祝三光。萬般無奈處。一爐香
盡。又更添香。^③

调名则为“凤归云”。敦煌歌辞的这种用字混乱的现象，足以骇世惊俗。文字作为语言的目治符号系统，应当遵守一定的规范，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但文字同时也是一种人文现象，是人文的产物，文字的书写，是以摹仿为其基础的，摹仿就会导致失真。文字的书写，又受到书写者文化修养程度的制约，文化水准低的书写者，对文字形音义的理解也相对低一些，对字形的把握也就不一样。文字是大众传播工具，这种传播工具的使用，又必须借助于其他工具，如书写工具——纸墨笔砚，当这些工具发生变化时，文字的形体也会因之而改变，从而造成文字系统的演变。所以在事实上，汉字系统始终处

① ② ③ 均录自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在变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强调要求现在的书写者遵守规范,却无法要求古人也遵循今天的规范,因而,作为历史的文献,其中的俗文字一方面成为今人了解古人的障碍,另一方面也成为今人了解古人的途径。在这层意义上,考释俗文字,承认它本身的合理性,显然比指斥它们在语言文字系统中起的消极作用要重要得多。

1.1.4.4 将上一节所引《凤归云》中的俗文字整理一下,可得出这样一个表:

斯 1441	伯 2838	碑别字 ^①	
𠂔	𠂔	𠂔	
征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隋□钦墓志)
𠂔	𠂔		𠂔(魏长孙瑱墓志)
			𠂔(隋杜乾绪造像)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魏李仲璇修孔庙碑)
			𠂔(隋高紧墓志)
消	𠂔		
息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齐刘双仁墓志)
			𠂔(吴寻阳长公主墓志)

① 秦公辑《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

愁	𢇛			
聽	聽	聵	聽(汉杨孟文颂)	
砧	砧			
杵	杵			
雁	鴈	鴈	鴈(魏三级浮图颂)	
行	行		行(隋姚泰墓志)	
眠	眠			
帳	帳			
裏		裏	裏(魏张宁墓志)	
飛	飛	飛	飛(北凉沮渠安周碑)	
魂	魂			
夢	夢			
飈	飈			
薄	薄	薄	薄(唐大法师行记)	
更	更			
量		量	量(梁陈宝齐造象记)	量(魏元道墓志)
為	為		為(齐张龙伯造象记)	
與	與		與(唐工部尚书崔泰之墓志)	

表	表	表(齐感孝颂)	
爚	爚	爚(齐司马遵业墓志)	爚(唐中牟县丞乐玄墓志)
垂	垂	垂(魏程哲碑)	
淚	淚	淚(魏陆绍墓志)	淚(魏元恩墓志)
		淚(魏尔朱绍墓志)	淚(魏内司杨氏墓志)
		淚(隋官人陈花树墓志)	淚(唐杨智积墓志)
暗	衙	衙	
般	般		
那	那	那(齐梁罢村邑子七十人浮图记)	
爐	爐		
香	香		

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敦煌歌辞的俗文字与六朝至唐的碑别字有着深刻的联系。不同的是,碑别字往往以隶正和楷书的形式出现,从书写者来说,他的书写态度要更认真一些,而敦煌歌辞的抄手可更随便些,因而,字迹中行草的味道也更浓些。不管书写者的态度如何,他们书写的作品不代表官方的正规写法,则是一致的。另一项相同点是,这些用俗文字书写的作品,或是保存了史料,或是记录了当时人们的文艺创作,它们都与“正字”一样记录了语言,并在当时具有交际功

能、在今天具有历史价值。因此,解读俗文字,使这些资料能为现代人所理解,是十分必要的。

1·1·5 决不是说,俗文字只是一朝一代的个别现象,汉字的点画来自古汉字的象形符号,尽管从画图线描式的古汉字线条到汉字的笔画在形态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古汉字线条的表意功能却是保留和凝聚在后世汉字的笔画中的。把这种表意功能绝对化,于是就有了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像颜之推所说的“若不信(许慎)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① 然而,文字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事物,即如许慎,也无法将文字都写成“标准的”秦篆;大徐本《说文》丩部收“也”字,重文作“𠄎”,说解谓“秦刻石也字”。案,此“也”字见于《峰山碑》,后人考证为后世所孱入。如此,我们可知《说文》小篆并非全以秦篆为准。《说文》所收重文,其中不少应视为秦汉间(尤以两汉为尚)的流行俗字,但当时或许是以篆书的形式写成而已。事实上,小篆之前的古汉字字形处于“变动不居”的阶段,并没有“正字”可言,我们所认识的正字,从隶变来讲,基本是以《说文》为参照的;从古汉字来讲,所参照的仍然是《说文》。寻找这样一个参照系有明显的好处,即我们很容易地以此解释汉字文字系统的演变历史。然而,因此也往往使我们会忘记了所谓“正字”原来也是从“俗字”中选择而来的这一事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正字,大家所遵循的标准并不统一。以小篆为代表的汉字正字系统,是秦汉间人选择的

^① 《颜氏家训·书证篇》。